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ZINSUI RHBAO　星期日　第一版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四〇二號　原名：抗戰日報

鳴謝

此次晉西南戰役中，買中、賈昌等校同學及教職員同志不惜犧牲寶貴的學習時間，不辭艱險以積極的參加前線工作，慰勞傷病員，對呂梁前線我軍，完成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消滅蔣閻進犯軍，解放晉西南人民的任務，貢獻頗大。特此致謝。

呂梁軍區司令部 政治部

購買彈殼更正啟事

前本部曾於晉綏日報刊登啟事，收買步槍彈殼，但未說清除六五、七九彈殼外，其他口徑缺斜裂口的，按買鋼價論斤收購，特再聲明。

後勤本部

中陽縣擴幹會

——檢查土地工作教育幹部

堅決站在農民方面 徹底消滅封建

（晉綏社呂梁二十日電）上月二十五日召開的中陽縣、區、村擴幹會議，歷時十九日，已告結束。此次會議主要是檢查土地改革工作及在這一工作中的階級路線思想作風等問題，並對今後如何進行此項工作，作詳細研究。據初步統計，在過去減租與清算鬥爭中，全縣八萬人中僅有一萬餘人由地主手中獲得土地二萬餘畝，而且其中問題很多。

土地改革後，地主佔有土地仍比農民多，又都是好地。

以工作較好之金羅村為例：該村曾經過減租、回贖、反維持，去冬又進行了土地改革，全村一百七十三戶，參加鬥爭者一百二十戶，共得到土地八百四十八畝：山地四百二十畝，平地二百七十五畝，水地一百五十三畝，經分配後，全村各階層人口平均佔有土地：地主每人有六畝半（山一畝四分，平一畝八分，水三畝三分），中農每人六畝四分（山四畝半，平四分，水一畝半），貧農二畝半（山一畝半，平六分，水四分），地主富農佔有土地仍比農民為多，而且盡係好地，這是由於幹部在土地改革中，未根據農民要求出發的結果。有的地方在處理土地問題時，強調要給地主留地於中農生活，甚至錯誤的把政策原則機械搬用。如城內地主李亞唐以羣衆清算的結果，其全部家產尚不足以償清，但為了「照顧」地主，只讓出了白洋兩千元，有的羣衆便反映：「李維唐再出六千也窮不了。」有的地方幹部在清算中，單純在土地上着眼，忽視了地主的其他財產，而在「照顧」地主時，卻非要給他留下中農一樣多的土地不行。如西關村大地主任增元，減租回贖清算後，除其餘財產未動外，尚給留了四十多畝好水地，他在清算後，尚有力量進行大批投機買賣，當中陽城內鹽于缺乏之時，任增元一次在磧口曾將全市鹽子買斷囤[illegible]，復以高利剝削人民。在此種錯誤作法下，地主封建經濟並未打垮，農民的土地要求自然沒有滿足。

過去侵犯中農利益現象普遍 強迫命令包辦代替作風嚴重

其次在對中農問題上，許多幹部由於缺乏「天下農民是一家」的思想，和定錯了階級成份，所以在歷次羣衆運動中，不是將中農關於門外，置之不理；便是把中農誤為鬥爭對象。因此全縣侵犯中農利益現象甚為普遍，尤以三區為嚴重，琉璃、大成堰兩村即有二十七戶中農利益被侵犯（琉璃村被侵犯中農土地三百六十七畝已退還）。不少地方，幹部強迫命令、包辦代替作風極嚴重，因而未深入發動羣衆，如三區郝家莊前後共經過四次鬥爭，羣衆共得到果實白洋兩千三百元，但至今羣衆仍未起來，工作又垮台了，去年又來一次鬥爭中，幹部一到村上，便把地主張懷紅扣起，隔了四天，才召集羣衆開大會解決。本來張國紅欺壓羣衆貪污盜剩事實很多，但羣衆未與講理，僅由幹部以捆打清算出白洋一千五百元，又由幹部決定分給羣衆，於是羣衆說：「這是公家給咱的錢。」還望地方羣衆階級覺悟尚未提高，封建勢力仍在村裏佔着上風。五區盤林村政權仍掌握在地主手中，在一切負擔上，仍和偽統治時期一樣，按戶提行攤派，該村羣衆在去冬分配土地時，拒絕接受土地，他們恐怕分下土地負擔加重。此次擴幹會上檢討出以上事實後，全體幹部大吃一驚。大家認識了農民土地要求之迫切，與過去所以未能滿足羣衆要求之主要原因：在於幹部階級路線不明確，腦子裏「照顧」地主的影響太深。大家一致表示，今後堅決站到農民方面來，消除對地主之一切顧慮情面，迎行擴破的鬥爭，發動羣衆，徹底清算地主，消滅地主階級，實現耕者有其田，大會並確定土地改革工作與解決貧苦羣衆生產困難及恢復生產結合進行。（[illegible]）

北平市 美軍槍殺小學生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北平十七日訊：平市十七日又發生美軍槍斃小學生慘行，引起平市市民公憤。慘行發生在平市西郊機場附近，被慘害者係王姓孀婦之次子王鳳喜，彼年僅十四歲，在西郊藍靛廠國民小學讀書，適與同伴作彈玻璃球遊戲時，突有美軍數人由鐵絲網內跳出，放槍十餘響，將其擊斃。

原定目的完滿達成 我軍主動撤離延安

我黨中央機關安全轉移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賣國賊蔣介石進攻民主聖地延安，早被我陝甘寧邊區軍民堅強抗擊，予以重大殺傷，十九日，我人民解放軍以任務已達，撤出延安。此次作戰，我人民解放軍及邊區人民，表示出異常的英勇與頑強，蔣介石胡宗南的爆盡全力的進犯，除得到一個空城外，毫無所獲。蔣介石在此次進犯中，調了他的五分之三的空軍，還着美造的飛機，對邊區和平居民濫施轟炸，並且將其少得可憐的降落傘部隊，亦調到西安，孤注一擲。在地面上，蔣介石使用於第一線的部隊，達九個旅編師、十三個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來，企圖以突然襲擊，佔領延安，摧毀我人民解放軍，打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首腦機關，並想藉突然襲擊，原定於三月六日陷落，並在三月十日莫斯科外長會議開會以前攻下延安[illegible]

。蔣介石此次攻延的政治目的，[illegible]

幹部過五關

土地改革對幹部是一個考驗，在這個偉大的運動當中，每一個幹部的面前，有五個關擋着，在各地工作中，已看出有若干幹部大顯身手，但也有不少幹部「過不了關」。能闖過的就是真金不怕火煉，越煉越精，如果那一關闖不過去，那就要栽一個觔斗。

擋在我們面前的第一關叫「[illegible]除關」。很多農民頭上頂的是人家的天，腳下踏的是人家的地，住的是人家的窯，在地主[illegible]的斗秤翻不過身，也有很多農民，全家大小好幾口，只種上幾垧的地，打的糧食不夠吃，他們都日夜指望着足夠的土地。如果幹部看不見農民的最大痛苦，不懂得農民最迫切的要求，瞞天天喊「為羣衆辦事」，卻把農民的第一件大事放在一邊，那就磁在「[illegible]關」下了！特別是老地區的幹部，不要以為老區問題不多了，實際上問題大得很，多得很，如果不信，請到農村裏調查一下，就會清楚的。

第二關叫「腳跟關」。向地主清算被剝奪的土地房屋財產，政治上的壓迫，人格上的污辱，是一個很大的鬥爭，一方面是地主，一方面是農民，陣勢分得很清楚。在這個鬥爭中，幹部站哪一頭，手腳動一動，就可看出你的腳跟站在那一方面的。要衝過這個「腳跟關」，就必須站在農民方面，堅決、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經濟上消滅地主封建剝削，政治上打垮地主的統治，思想上使農民完全翻身。誰要不好意思和地主撕破臉，想給地主留一點情面，他就過不了「腳跟關」。

第三關叫「私情關」。幹部在本鄉本土工作，誰都有親戚本家和好朋友，在土地改革中，有不少幹部要私情，包庇地主，替地主說話，把好土地，在鬥爭後給地主多留地、留好地，是還沒有發動羣衆，首先就強調「照顧」地主，來庇護地主；或者是以地主進行堅決徹底的清算。自私自利，自己來個特別「照顧」，多分鬥爭果實，結果嚴重脫離羣衆，背叛了羣衆的利益，羣衆不滿意，主來破壞，在「私情關」下面倒下，血流。這個關，是五關裏的一個最不好過的關，我們每一幹部一定要警惕，堅決改正，每一個定要公平合理，大公無私，為大多數農民說話辦事。

第四關叫「手法關」。解決土地問題，是農民自己的事情，我們必須使農民發動起來由他們自己去爭地，不能把農民站在旁邊等候着，幹部去把土地清算出來了再分給；在解決土地問題中，必須放手，讓羣衆自己決辦，幹部只是研究羣衆策略，發動羣衆的意見，不能一手包辦，不讓羣衆說話。如果解決土地問題時，會有一個農民提出分什麼地，在這裏一個幹部發出：你要好地，這個地也不給你了！[illegible]

蔣賊飛機侵襲臨縣

（新華社臨縣二十日電）[illegible]

清水河偉匪殘害人民

[illegible]

九分區糾正貸棉收布辦法
棉花無條件貸給貧苦群衆

（新華社興縣二十日電）分區一級負責幹部於日前舉行會議，糾正前一期貸棉工作中之偏向。根據過去九專署的指示，各地貸棉時均採用了貸棉收布辦法，領導思想上是單純從解決「公家」的需要出發，沒很好的為貧苦農民打算。因而下面做起來，發生許多偏向：貧苦農民貸花要找保人，規定交布日期和尺寸，以及不論貧富一律貸給等。臨縣五區有一閭長（富農）貸到三份花（每份三斤到五斤），管掉棉花，再拿到汾西貿布交，貿易局還認為這個人好，完成任務快。貧苦農民即因勞動力缺乏，有機子的少，也僱不起彈花工人，故不敢領棉花。根據上述情況，會上確定取消貸棉收布辦法，貧苦農民已貸了棉花的，可以不交布。今後貸棉尚有九萬斤，棉花發放要無條件的貸給貧苦農民，甚時需要甚時歸還。為了窮人方便，以區為單位，找彈花工人，把生花彈好後，再發放出去。會上並強調貸棉時，幹部應深入調查研究，群衆醞釀討論後，在大會上民主表決通過，使棉花真正貸到貧苦烈抗屬貧苦農民手裏。（云生）

靜樂窰兒上村
貧苦群衆未得到貸糧
工作組檢查出後正糾正中

（靜樂訊）城關區窰兒上村，分出得貸糧七石，但因給群衆貸時，沒有把貸糧意義及給那些人貸等問題解釋清楚，再加上村幹部自私又怕貸給窮苦群衆收不回，結果未經群衆討論，把七石貸糧由村幹部自己決定貸給了十戶中農五石、四戶貧農一石，農會幹部張福孩（中農）給自己貸了一石。貧農武老徐過去沒地，此次土地改革中得地七垧，但沒有牛，不能耕種，當時要求給他貸些糧食準備買牛，但是村幹部怕貸給還不起，結果沒貸給，群衆便反映說：「武老徐沒辦法，兒子連衣服也穿不上，人家偏不給貸些糧，可是農會幹部們褲子都穿的是市布衣服，反而貸給糧」。這次工作組同志到該村做檢查工作時，才聽到群衆反映貸糧貸的不公道；於是就讓群衆討論政府貸糧的意義和給那些人貸等問題，這時群衆才明確了貸糧就是要貸給沒辦法的人家，幫助窮苦人翻身，貸給有吃有穿有牛的人家是錯誤的，農會幹部私自貸給自己是違犯政府命令的。接着群衆提出咱村過去貸糧貸的不公道，這次要糾正，重新討論應貸給的對象，並提出二流子在未轉變前不給他貸糧。（張冀、段秉仁）

臨縣赤崖會
鬥爭果實分得不對
擴幹會後進行糾正

（臨縣訊）擴幹會上三區幹部檢討到過去沒有階級觀點，沒為貧苦群衆服務，許多工作上反而是給地主富農謀了利，赤崖會分配鬥爭果實就是這樣。全村共鬥爭出小米五十一石六斗九升，村中蔡福、賈錚、自然村村公所開支，就用了廿八石多，請抗屬、民兵吃了一頓，假用了小米一石多（這些開支本來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應期來分擔），這樣就變成貧苦農民的負擔，地主富農佔了便宜。至於分給群衆的，只有二十二石，分配時又是不分貧富的平均分配了。全村一百餘戶分給了九十餘戶，富裕中農有志不要，幹部硬給分了二斗，富農陳鎮娃也分到一斗，惡霸抗屬也是不分貧富，抗屬鄧立功……

寧縣盧溪岔白村
解決了負擔不公問題
組織農會開展清算

（新華社雁門十八日電）該寧縣偏僻小村盧溪岔白村，去年已解放，最近工作團到村工作，始發現政權完全被沒落地主趙潤及趙懷中等四五家富農所竊據，工作幹部來時，都拉到他們家裏去吃飯，除了收下足夠之糧票外，又按午飯白洋三毛、早晚飯二毛五計算，給群衆攤派。這些村攤款合起來去年八個月就攤了六百萬元，而該村一共只有七十八戶，在負擔上，川攤派辦法，還讓貧苦的農戶，也斜出五垧刀，挑動更部落幾家貧苦農民身上。工作團先解決了公攤中的不公問題，免了十三戶貧苦農民的負擔；後即發動群衆組織農會清算，挖出他們的黑地二十五畝，追出糧款五石八斗及五十九元白洋，全部分配給三十五家貧苦烈抗屬和農民，現正清算他們的貪污。（高耀）

寧、代新解放區
貧農分下好水地
送子勸夫去參軍

（新華社雁門十九日電）寧、代新解放區土地改革中，廣大翻身農民紛紛參軍保衛土地。從二月中旬至三月初，僅寧二區、代三區即有二百名青年參軍。寧縣土瓦溝貧農韓法貴的父親告他兒說：「我年紀大了，你替我打反動派去。」第二天韓法貴便在大會上報了第一名，代縣辛莊貧農白生貴、中農孟金娃也勸兒參軍，寧縣下鞍村貧農王貴昌分到二畝水地，他女人勸他說：「不打垮反動派，地就保不住，你到前線打反動派，我在家中種水地，咱們才能好好過光景。」第二天他便報了名。代縣呼口村貧農與老虎的哥哥，分到水地一畝和二十萬元本幣，立即報名參軍。和他同時報名的青壯年共廿八人，該村復員軍人賈保才也重上前綫參軍。（范艾、李明等）

簡訊

中陽全縣自二月八日起，已開學復課之公辦小學五十二座，民辦小學四十八座，完校一所。為解決學校經費，縣府撥出本幣三十萬元，各校均訂有大衆報、晉綏日報各一份。（馬明）

野戰醫院一、六兩所
傷員生活已有改善

（新華社晉綏訊）晉綏野戰醫院第一、第六兩所，近在衛生部賀部長親自領導下，工作效率日漸提高，兩所在二月份就治癒出院傷病員四百餘名，預計三月底可以出院半數以上。現在傷病員的伙食已有改善，特重號吃流食，包括牛奶、雞湯、掛麵、雞蛋湯。中等重傷規定每天可以吃兩頓麵、三兩肉。普通病員規定每天一斤半小米，百分之四十的麥子、一斤菜、三兩肉、七錢鹽、七錢油、二斤半炭。有些連隊，如一所及六所的四連，調劑得法，一般傷病員，每天均可吃到一頓麵。在治療方面，有些醫生不僅白天施行手術，並且常在晚間點燈掛上汽燈實行手術。他們並且時常幫助附近村民看病，據不完全統計，一個半月時間給群衆看病四五十次，特別是給三年前被日本人殘殺肚皮，腸子外溢的小孩開刀，村民稱頌不絕口，軍民關係亦更加親密。（左樊）

工作意見

進一步改進傷員的慰問工作

左樊

我在晉綏野戰醫院一、六兩所住的半個月當中，先後遇到了某機關、晉綏各界慰問團體，他們長途跋涉，到處慰問，對傷病員確實給予了莫大的安慰，但是就我個人所見，為了把今後的慰問工作搞得更好，尚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提出來商榷：

一、組織問題：原則上我以為這類團體應該是多多益善，而且不僅要有傳達關心慰勞前線部隊的團體，各式各樣的群衆性的組合似乎更為重要。但因為各旅、團的負責同志，為了關心自己的傷員，常常派幾個人帶些東西到醫院去看自己的傷員，這些是值得可喜的，但是，傷員在醫院是那樣住在一起的，有些傷員原部隊住得遠些，或有其他原因，看不到自己部份的人來，於是由心情不安直接影響到病傷的平復，總是有些性情急燥的，所以甚至有出院後向首長爭執不休，影響團結。所以我以為今後部隊慰問傷員最好以縱隊或旅為單位，吸收各級、團的幹部參加組成，定期慰問，不必分散進行。同時對一個醫院慰問時，是不管是否自己本部份的，一律予以慰問，只要大家都如此作，每次雖少，集合起來，仍然是一樣的。

二、性質問題：我曾看到有些慰問團到了醫院……[illegible]

邊區雜聞

石三娃分得房地，立即歸隊

偏關縣南柳溝石三娃，四三年參了軍，今年正月他離隊回家，沒有即時歸隊。但這次村裏土地改革時，群衆給他家分了 垧好地、次地七垧、院子一處、窰洞三間，並決定給他代耕。他在會議上感激的說：「政府和村裏人對我這樣好，我再也沒別的想法了，我要重新歸隊，非把蔣閻打垮決不回來」。會後，他即整理行裝，即日返回原部。（尙光文、焦玉潤）

復員軍人王有富分地娶親

偏關下土寨村復員軍人王有富，在群衆幫助下娶了老婆，他得意的說：「咱分下了土地，又得大家的幫助，娶了老婆，我雖不能扛槍重上戰場，但要努力生產、支援前綫，來報答政府和大家的恩情」。貧農張五和王二女結婚時說：「不是新社會就咱，早叫地主剝削的餓死啦！那裏能有地種，還能娶老婆」。這對新夫婦，訂出了生產計劃，每天上午紡線，下午拾糞，加緊生產。（桂林、長海、常旺）

神府縣政府幫群衆修水地

神府擴幹會後，縣上特抽調黨政軍幹部二十人，分四個工作小組，分別到黃河西岸窟野河沿岸村莊，幫助群衆修整去年為洪水沖毀之水地，以便使貧苦烈抗屬貧苦農民都能得到水地耕種。為補勞力不足，亦擬在群衆自願及需要下，按當地習慣組織變工，挖渠修井，恢復小塊水地。同時發放貸款，發動富裕與貧苦者之間的互濟與借貸，以充分發展生產。（楊德明）

李仙洲等聯名通電
呼籲和平發起反內戰運動

（新華社魯南前線廿日電）在魯中萊蕪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高級軍官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等，於十七日簽字，聯名發出通電，呼籲和平，發起反內戰運動。通電全文如下：各黨派、各機關團體學校、各報社以及全國同胞均鑒：抗戰勝利後，不幸內戰爆發，目睹數百萬應復員之官兵不用於生產而陳屍原野，無數量寶貴之財力不用於建設而乃消耗於戰火，使經濟破產，生靈塗炭，不徒國際地位低落，且將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此誰之過也？蔣先生應本爲國民服務之精神，換身而爲衆，不宜有專制獨裁之色彩，勾結美國帝國主義，發動內戰，因已循竊遇。且全國人才（軍閥不明），其實獨裁個人領導，應本誠共合作，遵循政協路綫精神，故以目前環境，政府當局不應再迷信武力，應反政協決議，一切應尊民意，一切以民主爲依歸。夫國家者，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之國家也，政治者，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治理之事也，其主張與爭執，均應取決於全國同胞，安可兵戎相見，陷同胞於血海深淵？希特勒墨索里尼之徒，可爲殷鑒。此次萊北之戰，因其本質違反民意，致軍心厭戰，士氣低落，且在國防部陳誠錯誤之戰略指導下，全軍覆沒，勢所必然。仙洲等有見及此，毅然放下武器，退出內戰。今爲促進國家和平民主早日實現，特呼籲和平，發起反內戰運動，蓋今日之中國，只有和平民主反對內戰方可救國，只有政府軍停止進攻解放軍，方可挽回劫運，放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均有和平之幸福，使精誠合作，共向民主而邁進，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以消除戰禍，以盡一致奮鬥之責任。堅一致擁護。簽名：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七十三軍中將軍長韓濬，七十三軍少將副軍長李琰，七十三軍十五師少將師長楊明，七十三軍一九三師少將師長蕭重光，四十六師一七五旅少將旅長甘成城，整四十六師一八八旅少將旅長海競强，整四十六師新十九旅少將副旅長陳琪，七十三軍一七五旅少將政治部主任游湘江（？），第二綏區少將第三處長陶仲健，七十三軍十五師四十五團上校團長夏常先，整四十六師一八八旅五六四團上校團長周乘，七十三軍十五師四十五團上校團長張述初，整四十六師一七五旅五二三團上校團長周乘。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萊蕪戰役就俘之蔣高級軍官說
獨夫迷信武力一定失敗
魯中慘敗的原因是兵心厭戰與陳誠無能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八日電）萊蕪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軍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暨七十三軍、整四十六師（原軍）等高級軍官，於日前舉行座談，咸認蔣軍兵心厭戰與陳誠之指揮無能，爲此次戰役慘敗之兩大原因，並力斥蔣介石迷信武力一定失敗。七十三軍副軍長李琰少將首起指出：「上面判斷錯誤，致使我們（指七十三軍）與四十六師都進入了口袋。」四十六師一八八旅長海競强少將檢述第二綏區司令官王耀武曾於上月十六日命令該師自新泰撤退，但次日陳誠又命令他們重佔新泰，當日抵顏莊（新泰北四十五里），他說：「一如此，死的命運便註定了。」李仙洲氏繼稱：「我是副司令官，但實際上到前方來僅是一個高級傳令兵。」又說：「陳總長（陳誠）是負實戰略指揮責任的，他戰略指揮錯誤，戰術上無法補救。」七十三軍十五師師長楊明少將則謂：「四十六師在新泰作戰兩天了，我們七十三軍向上級請示，陳誠回電說：『新泰無戰事』，自然他更不會體會到士兵們的厭戰情緒，他位高權大，剛愎自用，也就無可奈何了。」最後，李琰少將以希特勒墨索里尼爲例，指斥蔣介石若要迷信武力，一定會失敗。他認爲必須發動一個廣泛的呼籲和平反對內戰運動，與會者一致決議，聯名發表通電，並即推選起草人。會歷三小時始散。

美輿論界公認
是法西斯主義與個人獨裁
獨夫心目中的「中國之命運」

（新華社延安十四日電）紐約航訊：蔣介石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已有兩種譯本先後在美出版。一種譯本係由美國遠東問題專家美國雜誌編輯賈非（？）註釋，中國國際教授根據一九四五年三月在渝出版之該書原本譯出，由紐約洛伊公司發行。另一譯本，則係王寵惠所譯，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二譯本爲討好其現在主子美帝國主義者，已增添了原書中所無的歌頌美國的文字，同時並將「西方帝國主義者」刪去，代以其過去與之勾搭的「日本帝國主義」，並將若干對美英不利之處刪去。洛伊公司發行之譯本中，有白修德及賈安娜與洛伊公司之評語，俱認爲「中國之命運」一書乃中國的「我的奮鬥」，並謂：「我們可由此書，看見蔣介石對於『元首』——即希特勒與獨裁者的絕對信仰，他不惜以內戰維持國民黨一黨獨裁的計劃，以及他對中國未來對外關係的見解」。共和黨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書評編輯康奈德，於一月二十八日撰文評論，亦認爲稱該書爲「中國的『我的奮鬥』」，是正確的。紐約時報書評編輯澀顧利德一月二十八日在該報評稱：「蔣介石所著的中國之命運，將使中國與中國古代之中央封建集權傳統相稱，或更與現在之極權主義相合，無論如何，都不會是民主的」。下午報國外新聞編輯范菲的評論稱：「從各方面看來，證明了早已週知的事，即蔣具有封建思想。『中國之命運』，在蔣心目中，不過是封建的法西斯主義以及蔣本人與國民黨權力的永存而已」。芝加哥太陽報在二月一日登載某名作家一文，他對該書表示深惡痛絕，他們：「國民黨能代表中國人民的願望嗎？蔣有資格說明中國之命運嗎？」前美國參謀長費正清博士於紐約時報上寫道：「『中國工業化』可能利用爲主要在加强國家及其統治者的力量，一如過去之日期；同時也可能利用來改良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生活。蔣的『中國之命運』的見解，是屬於前者，而絕非後者。如果我們予以支持，[illegible]復之現。」

東北美械蔣軍
已消耗三分之一以上

（新華社東北十九日電）「蔣介石在東北戰場上的美械部隊，已消耗了三分之一以上」，這是東北日報十三日社論總結松花江前線東北民主聯軍輝煌勝利時，對一年來蔣軍侵犯東北解放區的總結。社論指出此次松花江前勝利，使正在變化中的東北戰局，從此表現得更加明顯，對於嚴正駁斥蔣介石社論發表、杜聿明狂妄欺騙宣傳機關稱：「蔣介石侵入東北的軍隊共有七個軍二十一個師，全係美械，是全部蔣軍的精華。此外，還有幾個保安縱隊。而自去年三月蔣令，不過一年時間內，現在東北境內，蔣軍整團整營被殲者，計有七個多師兵力之多，這就是說，蔣介石在東北的美械部隊已消耗了三分之一。」該社論指出：「我軍不僅保衛東北人民永遠的利益，而且隨着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我軍戰鬥力日益強壯大，主動性正在迅速增加。我軍將要而且一定能夠繼續擴大勝利，把蔣軍整營整團地殲滅，爭取東北人民永久之和平。」

魯西南
我軍收復嘉祥
遼吉前綫我殲敵八百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日電）魯西南人民解放軍地方兵團，十二日收復嘉祥城。

（新華社西滿二十日電）遼吉前綫部隊於十六日向佔四（平）洮（南）鐵路茂林、保康車站之蔣軍六十軍一八四師五五一團一營，經一晝夜激戰，攻克該兩站，並乘勝一度收復玻璃山車站。是役，殲敵八百餘，計斃傷百餘，俘正副營長以下六百餘及蔣偽警察隊百餘，繳獲輕重機槍三十四挺，長短槍三百九十餘支。

雲南漢夷民變武裝
活動遍全省人數猛增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據二月十三日新華日報昆明消息：二月四日昆明各報訊，引起明顯注意，各民變武裝，有些帶水縣者大，發展至數千人，蔣政府已無法鎮壓。去年來人民抗捐抗糧，現據報載，並在附近乾河壩建立小根據地，蔣軍用飛機助戰，迄未收效。石屏變民聯合已發展至六七千人，活動於沿沙一帶。滇西南思茅、普洱間之數百變民隊伍，近來規模愈大，使蔣軍不敢輕易「進剿」。滇西金沙江西岸山地，原爲夷族武裝之根據地，一月間賓川、鶴慶、鄧川三縣交界處，出現美式裝備之變民一部，進出城鎮，示威之後，使當地團隊不敢出擊。滇東師宗縣城外三四里地及縣屬常勝石附近，自十二月以來，曾多次出現數十或百餘人之變民隊伍。至小部份變民的活動，則到處皆是。各民族人民之所以要起而變亂，原因是：蔣介石大漢族主義政策，與極殘酷的橫征暴斂，逼得各族人民生活無法維持而挺而走險。在蔣介石政權下被逼的民族，在滇南四縣及滇西各地，去年冬，則發延全省各地。

聯總向蔣政府抗議
責其配給解放區的物資太少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據合衆社華盛頓十三日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近曾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責其配給解放區物資太少，要求於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將兩萬噸物資配給解放區，否則聯總將重新檢討中國之形勢。合衆社稱：此事被斯克利浦證實。聯總署長魯克斯稱：「此實際上的最後通牒」。京德希報紙形容爲「……」。魯克斯稱：「我們並未收到此種情報，而我們正謀使他們能得到更多一些。在抗議中國政府未實踐其諾言時，我們會稱：我們將於三月三十一日檢討形勢，以考慮聯總在中國的人員應採取何種行動。」魯氏繼稱：「中共僅獲得聯總送至中國供應總數百分之三至三分之二（按：實際上，解放區獲得數並未超過百分之二），他們現需要藥品供應衣服與更多的食品」。據上海十六日消息：國民黨政府依然未開始實行運送兩萬噸物資至中共區之協議。

太岳地方兵團
二月份殲敵一千八

（新華社太岳十八日電）太岳地方兵團二月份與敵作戰，較大戰鬥九十一次，俘蔣偽軍一千七百九十八名，約合一個團兵力，繳獲機槍三十三挺，長短槍三百九十八支。

晉南地方，收服聞喜、安邑間大土地，除郭、擁外，人民擾大[illegible]，村又推翻了中村格子網中的（?）氏（?）臨（汾）（山）游擊隊已收復主幹、窯頭等重要據口。蔣胡軍抽晉南之兵西侵延安，守備更加空虛，臨（汾）洪（洞）等地游擊隊深入蔣後，撤述繳獲機槍四挺，已將上月份蔣軍九十名。晉南特區之一，擁護下再發動鬥爭，該處若干村莊的土地改革已告結束。

在解放區大團圓
——萊蕪戰役就俘蔣軍軍官會見記

洪流

「想不到今天在解放區大團圓……」這是魯中會戰中蔣軍北綫最高指揮官李仙洲中將，在三月四日下午會見了他部下七三軍師團幹部後，最有感觸地對記者說的話。李氏小腿受傷（前頭部負傷），斜靠在床上，煤爐上的水沸騰了，室內瀰漫着蒸汽，一位解放軍的醫師，掀開棉門帘，進來給他打針治療。

李氏的部下：七十三軍副軍長李琰，十五師師長楊明，一九三師師長蕭重光，四五團團長譚述初等，親眼看到李氏僅是腿部中彈，都放下了心。李琰副軍長笑着說：「今天大家都會面了，就是大團圓了。」

在另一間房子裏，四六師的少校們也彼此會見了，他們用廣西口音親切的交談着。那位前幾天被記者在戰場附近一間小茅屋裏發現的五六四團長梁明心，也在場，那時他假裝小兵，綑藏了四天，沒喝水，後來被記者解決縛宣大致策及介紹被俘蔣軍高級軍官團的愉快生活後，漸漸坦然承認了自己的職別和真姓名，並焦慮的問記者：「我們的旅長（按指一八八旅旅長海競强）是否陣亡了？」記者當時告訴他海旅長在解放軍中備受優待，他不信，今天他親自看見了海旅長，欣喜的告訴記者：「幸而我們都沒有在內戰裏冤枉的死掉。」在屋子的另一角落，海旅長正在熱情的招待着同僚，其中有腿部受傷被扶進來的一七五旅旅長甘成城，旅後面跟着副旅長陳琪，政治部主任游湘江，甘旅長說：我們在共產黨地區會見，真是難得。我們在國民黨裏，是沒有名字的軍官，受了蔣介石打內戰，師副旅想起來真冤枉，說：一我恨蔣介石，他把我們拖來打內戰，死了多少人，我恨今天我們參加了內戰，過去抗日戰爭的是人，死了是甘心的，現在死了誰來撫恤？一許多人聽了，低頭了一陣，落得可以見銀針，「我盼望內戰早日結束，希望這次在解放區的團聚，是不久將來和父母妻子團圓的一個預兆。」

從不覺悟到覺悟

——記黨校學員李銀兒同志的發言——

編者按：李銀兒同志，嵐縣會里村人，四四年被選為邊區特等勞英，也是一個區級幹部。他在黨校學習討論會上的發言，是農民翻身前的一篇很好故事，也是打破地主養活農民的一篇活生生的教材，特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我祖上是河南人，祖父手上移到興縣一區下會村，祖父不會種地，以賣飯餬豆腐為生，父親也不是好勞動，是個二大流。

放羊娃真苦

我十一歲時就給地主轄的放羊，清明上工，秋收後即黑下下，掌櫃的雞打不說，單大放羊（即放羊的頭）的打罵就受不住。放羊娃圖不同羊來要換罵，打一下羊也要換罵，大放羊的只是挑幾担水，燒土、鋤園，掃院子都是轄羊人的事。就這樣轄了一直三年。那時自己常常想：「幾時也能當個大放羊的才好哩！」十四歲時不轄羊了，到興縣恩虎溝地主孫乃周家領放了羊，當時自己的思想，就是盡量把羊放好，怕放不好掌櫃的給二年不要了。所以一早就起來担水，非常勤勞，放到晌午，別人休息自己還給放，時間長了，太陽晒的起了火，嘴疼的飯都不能吃，只好喝些菜湯。想僱個頂工的也找不下，後叫咪咪參來頂了幾天工，但他是外行，又是生人，吆喝不住羊，羊圈的自己跌下崖去，腿也跌斷了，但掌櫃的反說：「我的羊頂能賺飯的了」沒辦法，把咪參拾回去，只好自己帶病趕上去放，那時有個拜識，也是放羊的，叫高猴厚，想合夥去放，又怕掌櫃的罵，出了村才合了羣，到晌午拜識替我照一陣，我才到蔭涼地盤下休息，這時病還是移的不行，回去向掌櫃家要的糕苦茶湯，因太涼又喝的多，得了個拉肚子病，半個月後才慢慢好了。放羊生活就這樣一直過到十八歲上。

放下羊鏟攬了工　姨姨家裏當人情

當時自己就想：總人放羊老是個窮，不會開莊禾也是不行，就改了行去攬工種地，十九歲上到嵐縣會里村給地主王九財攬工。王是咪姨夫，自己想：「傍大樹不沾霜」，家有三門好親，以爲傍下好親友了，不算窮了。這一下尋下咪姨夫這個好主主，總錯不了！自己就好好給受，逢趕會唱戲時，別人都走了，咱還是給姨夫做。咪姨夫說：「到年底我還想給我姨夫做。」咪姨夫說：「你倒好說，就是你參一流打跨，佔問：「好。」他不想僱我了。自己當時對咪參很生氣，暗地想：就是咪這參把門出給我鬧壞了，就去對咪參講：「你千萬不要再到咪姨家去，我做的營生好好地，你來，我還要戳下你做興呢！」結常這樣想：咱窮是一方面命窮，但另方面，咱窮參也就窮了。後央求劉四叔說，算說好了，咪姨夫說：「你不是窮人，工錢不能少給。」我說：「你看的吧。」結果，別人都是賺五六十元，我才賺三十元。春天僱黑豆時，我給抓獲，牲口走的快，每天要抓八大車糞，跟不上牲口，真是活要命啊！但又不敢公開講，每到發堆上裝糞時，不由得就想哭，整整抓了一春天，才餓出來。做下一年來，掌櫃的看見做的不錯，信任了，咱看見咪姨姨（咪姨兄弟之婦）們也做了做上些，不想做就不敢彈了，哎！人家點些才好活哩！

第二年還是給咪姨家僱工，自己也真心實意地給受，當時咪姨說是「親我哩」。有時給我擠上一個搖搖，當裝摸做樣的不公開給，看見沒人了，便偷偷鬼氣的一下給我攜到懷裏，把肚皮擦燙的實在支架不住，但又不敢說，也不敢公開的吃，還得偷着吃，真使人哭笑不得，才敢興哩！

為甚要忠心為地主　討吃子還咬叫化子

做了幾年，我給咪姨家領起莊戶來了。群眾們十幾做活，那年他丁一個長工，叫劉老漢（因為他愛興）自己頭了頭很勞心，早每早就爬起來，僱促女人們做飯，漢早點上下，到鋤穀時，一天鋤十一晌，一直趕的鋤了十二天，把劉老漢熬的起了火，豌豆餌也吃不進去，躺在院裏，又想起他死了的老婆，便抱住頭哭，又講「侍候人這叫個營生，活着不如早點死了。」當時我送多少沒有同情他的心，掌櫃的也叨叨叫罵，自己心裏想：「這老漢才來澇澇地，沒有念頭識，僱人家的磁器嘍。」時便了些逼工，自己領上，該做三次歇上兩次，該吸兩袋烟工夫吸成一袋烟，做下這些指揮，個個的不淨，那個傷了苗子，屬的逼下很不滿意。劉老漢餓不出來，自己說個促上，拉的緊緊地，自己促在老漢屁股後面，窮勞地，窮的老漢為我說：「掌櫃的狗要餓死了，你也留下喝砍水了。」別的逼工也說：「討吃的還咬叫化子的。」自己更不滿，一股勁的促老漢往出鑽。劉老漢說：「我老了的不行了。」我卻說：「這是你媽穿的紅鞋早了。」（意思是說他媽生他早了）和老漢吵的打了一架。咱怕給掌櫃的做不下營生，晚上回去，即告掌櫃的說劉老漢看行了，老漢要的吃烟，自己為了給掌櫃節省也不給，氣的老漢哭了一場，掌櫃也不想要他了，於是就把老漢打發走了。自己還暗地說：「這可把你老狗日的弄的撂下啦！叫你再試當看！」每到晌午，我也不休息，喫上牲口，燒開一鍋水，就叫長工們起來馬上上地去。

狡地主小恩小惠　傻長工拚命受苦

會里前村地主王三的長工叫高二忙，他比我們能喝「乾水」，在掌櫃跟前很吃的開，說話上也讓一些，掌櫃家房門上的鑰匙，對掌櫃家可「照結」哩！晚上不回房裏睡，通在場房裏，一面看場，一面喂牲口，掌櫃的誇上兩句，那就更勞動了。於是就趕打老漢，因長工，受苦的都不高興他，那家向他掌櫃家借一些農具，他也捲住不給，他也向別人說：「喂狗向誰家就為着主家的門，吃誰家的飯就得向誰家。」掌櫃的給他一點小恩小惠，喝一盅酒，吃一碗冷調餄餎，掌櫃家女人和他吊吊捧子，那二忙就更樂的不知姓甚了。有時也向別人自誇：「我今年的時氣可鬧對了，給掌櫃家經營的莊禾都是好苗子，掌櫃的也說咱不賴。」有一次王三的本族姪兒看不順眼，因為嘴來吵起來。可教拿王姓大戶把他打了四次，後掌櫃把他拾回去，三老財給喝了一些湯麵，又給說了幾句來湯道：「不要僱了，看在掌櫃上吧！」二忙說：「還不要緊，[illegible]」馬上起來，又給一點彈去了，高二忙對三老財就和家狗一樣，[illegible]

對我對掌櫃的就是這樣忠心，但掌櫃的我也只是吃一些喝一些，夜飯時來給我換上一圈的湯，給上個餅子，只好淡着吃。過年過時，覺得偷吃，又怕人家的見看見，實在難吃，有時就在毛廁裏是偷吃，還認為這是咪姨姨「親我哩」！但自己吸上一鍋烟，鋤上二三十畝地也就好了。有一次去鋤地，一個人盤算起來，又氣又哭，便在地裏面朝太陽跪下禱告：「陽坡爺爺，你招護招護我，救我也罷：點活吧！你看不見我受罪啊！」但怎念用的窮想。

地主大談命運論　長工誤入迷魂陣

二姨姨還對我講過什麼「麻姑川家」的鬼話來哄騙我，咪四兩姨和我同歲，娶下老婆生了兒子，自己就想窮人家看自己，窮是活的不如死了，但又迷於「麻姑出家」的鬼話，常時就想，要不咱也去少華山修行吧，不然攬一輩子工度個甚呀！總之當時不是想發財，就是想修行。人家說「外財不扶命窮人」，咱財想我幾時能積出一塊銀子來，雖然自已顧不住，咱不敢用一部份買上些來麵讓母親家人吃上不餓肚子，再把多的銀子交給老財，告訴我：「本村有一善人叫李鎖關，在佛爺前敬行吧！」「把臉洗了跪下念經了口就要體抓虎僂。」自己又想臨了咎人的話忌了口，可以吃油炸炸（供佛爺的供獻），大概還可以發財吧。在此情兒下，便找人介紹燒了香，念了佛忌了口，參加了「渾源教」，拜見了師傅，當時就在十月，賜寨村打會，師傅叫我去打會，我就給掌櫃的做工顧不上，請人叫我僱上道工，去了。見了在自己以前參加教的都是師傅，介紹人介紹一個，就得磕一個頭，直磕了一天，在磕頭時自己很想，磕了頭忌了口後，大概就可以吃幾個油炸炸，不料油炸炸都是師傅吃了，自己吃的是米窩窩。有大幾百個師傅，第二天一早吃過飯，還是磕頭，直磕到天黑才吃飯，一直磕了三天頭，可餓了個夜，回去大兩姨還說：「你生的就是吃苦命，還要和財神爺拜弟兄。」

咪的命苦，是因為咪媽懷我時，喝了一顆苦菜湯，所以下來就命苦。當時我就想算一算命，我見陰陽先生劉四，他說：「不用算，受苦人的命是一兩八，討吃的活。」我說：「為什麼是一兩八？」他說：「看你的五官吧！」也不是有福的！五兩銀子，十兩銀子一條龍，有了錢財主才能騎虎哩！你沒那受苦，把你要的算直了，四兩討吃的，看你走路，足跡八字手腳，討吃的日子向在後。」自己想這才是苦哩！一天價謀的發財也發不了，在苦悶，心想

一因為忌了口，掌櫃的做飯不方便，隨討厭自己，因我在家裏有煩惱，自己不能吃，也不敢讓人家替我做，經常就是吃素假。想窮開了吃吧，又怕天打五雷轟，不過了一個時期，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於是就開了口。這一下可把師傅惹壞了，他說：「你受害呀！心不誠。」我說：「窮鬧甚也不頂底事，哪怕他明天就發抓，我也整活夠了。」過了好長時間，總也不念，自己才再不信甚麼佛爺了。

同是過年　苦樂不一

記得有一年的臘月，我給掌櫃的在操「合兒」、「蔴糖」，直忙到快過年了，我要求回去看一看家，掌櫃的允許了，我就說她「親妹妹哩」（指我媽）。給了八斤餄餎，五升米，還包了些「合兒」（折餄）對我說：「孩呀，你也回去叫你媽吃吧，過年你媽咱家過年。」當回去咪媽正在做豆腐，吃的是豆腐渣粗糠窩窩，我見了很難過。咪媽怕我過年吃不上，又叫我去姨姨家過年。到臘月三十日，咱給人家擔了院，咪姨們一家人都打開箱子拿出穿新衣服的新衣衫地，自己想咱穿些甚呀！咱因爛衣服怎樣給人家拜年呢？想的想的就哭了，早知道這秒，那如就在我家過年好呢。後咪姨化我兩姨給了不好的一雙鞋給我，穿了我想還再可穿。我想咱破襪子，穿上走都不能走，但咪姨說讓我穿上，實在拜活人哩！又給在我脖上縫了兩個倒福（即口袋），還裝了二十個銅元，晚間人家在家休息，咱一夜給上香，半夜人家接神，咱給放炮。第二天來拜年我見不了人，早給姨們磕了頭，便在廚子到房裏去，早早吃飯我一下就在廚子裏吃出兩個錢來，咪姨說「你有福」，那時我也想：「說沒福吧，包了七個錢我就吃出兩個，有福吧，還是給人家攬工，還大概是貴人多遭難吧。」初二就給放羊的道工放羊，一直二十多天，回家去給大人們拜了拜年。

抗戰開始的七年的冬天，敵人佔了嵐城，掌櫃的全家人都嚇的跑了，自己的命不值錢，留下給人家看東西，有心動，人家沒心動了，自己不知當時一次就下了兩口，白天打寨，晚上隊東西，窗時一次，後來安排停當，把子擦的拾不開來，上去住，自己心念的把人家都安置到林地，姨夫卻說：「回去誰看門呀。」後來要我以後快回來，當條件，才讓我回去，四兩姨還給裝了五升米，三斤麵，給做親拿回去。（未完待續）

劉老婆唱小調的故事

松茂

前年麼還在閻匪統治下的時候，她家就來了個五十多歲老婆，她是來看永權給她家的大兒子的。一天，兒子來了，說她家孤孤單單的留下她一個人，她請大們開上，在炕裏做鞋。劉老婆心裏一股不斷煩，又想起參加了軍（閻錫山叫我們數軍，老百姓叫給軍）的小兒子，唱起小調來：「來麵回好好包豆子，八路軍走了氣了。」歲歸路窮翻糜，打救窮人的八路還不來呀！」突然開了，一隻手重重的打在她的臉上，又一隻手打在她頭上，她一看是「鐵工隊」，知道出了「亂子」。鐵工隊用手打，後來來糞起棍子打，劉老婆就哭，村裏人來了一個，永恨給他們吃茶麵後，鬧個鐵工隊才洋洋得意走去。

今年她到咪家作工作，劉老婆告訴了我們這件事情，他激憤憤地：「鐵孫子打了我一頓，我還要唱，還要唱！」接着就唱：「八路軍起身我起身，八路軍同村我相跟，八路是我的救命人，我和八路軍一家人。」最後她興奮地說：「如今咱八路軍在這縣扎下根啦，我更敢唱了。」